

# 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

## 臺灣當代文學論集

張瑞芬 著



將二〇〇三年朱天文的近作〈巫時〉與她前後作品合觀，可以看見解讀朱天文及其《荒人手記》，除了國族、性別、同志之外的另一種可能。

禪是一枝在紅淚清露裡盛開的花，那花所憶的前身，即是胡蘭成及當時的自己。朱天文〈花憶前身—記胡蘭成八書〉，是從八個角度，來說明她和胡這段師徒因緣，亦即是《荒人手記》的注解。





將二〇〇三年朱天文的近作〈巫時〉與她前後作品合觀，可以看見解讀朱天文及其《荒人手記》，除了國族、性別、同志之外的另一種可能。

禪是一枝在紅淚清露裡盛開的花，那花所憶的前身，即是胡蘭成及當時的自己。朱天文〈花憶前身—記胡蘭成八書〉，是從八個角度，來說明她和胡這段師徒因緣，亦即是《荒人手記》的注解。



臺灣當代文學論集

張瑞芬 著

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



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：臺灣當代文學論集

張瑞芬著. -- 一版. -- 臺北市：秀威  
資訊科技, 2007 [民 96]

面；公分. -- (語言文學類；AG0062)

ISBN 978-986-6909-55-9(平裝)

1.臺灣文學 - 評論

850.322

96006558



語言文學類 AG0062

---

## 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 ——臺灣當代文學論集

---

作者 張瑞芬  
發行人 宋政坤  
執行編輯 詹靚秋  
圖文排版 郭雅雯  
封面設計 林世峰  
數位轉譯 徐真玉 沈裕閔  
圖書銷售 林怡君  
網路服務 徐國晉  
法律顧問 毛國樑律師  
出版印製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 
電話：02-2657-9211 傳真：02-2657-9106  
E-mail：service@showwe.com.tw

經銷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 
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、32 號 4 樓  
電話：02-2795-3656 傳真：02-2795-4100  
<http://www.e-redant.com>

2007年4月BOD一版

定價：320元

---

• 請尊重著作權 •

Copyright©2007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Ltd.

## 自序

收錄在這本論文集的五篇論文，依據正式發表於學術期刊的時間，最早的一篇是〈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〉（2003），往下依序是〈鏡象與心影的對話——論陳芳明抒情散文〉（2004）、〈國族·家族·女性——陳玉慧、施叔青、鍾文音近期文本中的國族／家族寓意〉（2005）、〈趙滋蕃的文學創作及時代意義〉（2006）、〈七〇年代顏元叔與吳魯芹的散文〉（2007）。它們多曾宣讀於不同的研討會中，再經改寫修正，通過兩位以上不具名審查，刊載於國內知名學報上。以「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」總其名出書，不只是此文研究心力最鉅，篇幅最長，也是我個人較為看重與偏愛的一篇。

說來連自己都很難相信，大約五、六年前，我還在發表敦煌學的論文（有文為證，中興大學 2000「第二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學術研討會」，〈從《冥報記》到〈劉薩訶和尚因緣記〉看唐代釋氏輔教書的幾個特色〉）。偶爾審視著作目錄，不能想像自己從敦煌佛教文學到臺灣當代文學，竟然在四十歲之時，作了這樣大的跨越。我的碩士論文《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》（1986，鄭阿財教授指導），博士論文《佛教因緣文學與中國古典小說》（1995，潘重規教授指導），以及其後相關佛教文學的論文，都是中研所打基礎時期的著作。直到 2000 年前後，考慮到個人才性與學術對社會的必然相關性，從撰寫書評著手，掌握

最新文史資訊，才開始發表當代文學的論文。佛教文學仍然是我覺得有趣的，但我已心有旁騖，經過一段時間的長考，終於決定將研究領域全面改換至臺灣當代文學。

在決定研究轉向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必須盡棄以往，一無所有的接受空前嚴酷的挑戰了。臺灣文學與當代理論如此深廣，我必須將自己完全歸零，從研究心態到寫作方式都徹底改變，並且人一己十的拼命追趕，才有希望做出一點紮實的成績。尤其我所選擇的「臺灣當代散文」這一領域，不易做出成績，一向也不太受重視，如同挑了一塊沙礫之地墾荒一般，在沒有任何師承與人脈的情形下，本著一腔愚勇堅持著。這樣閉門造車寫出來的論文，數年來竟能得到學界前輩鄭明嫻、何寄澎、柯慶明、陳萬益、陳芳明、李瑞騰多位教授不同場合的講評與指正，心中感激，實無以言宣。出身台南麻豆的我，蠻起來自己也擋不住的，在新文學裡作著考古學，好像又回到當年當研究生時，死心眼兼完美主義的刁難著自己。

很辛苦的時候，不知怎的會想起鄭騫（因百）老師說的一句話：「有所偏，方有所至」。

那是一九九〇年的事了，我考上東吳博士班的第一年，正式修了台大詞曲大師鄭因百師的「詞曲研究」，什麼也沒有學到，在那溫州街的客廳書桌上倒撿到這話。至今我還記得他抖索的語音，勉勵眾小子們，作學問不要怕難啊，愈冷僻的愈能有所發現。我這個八竿子也算不上門徒的駑鈍之人，沒想到在他仙逝後常常想著這話，愈苦愈不肯罷手了。就如同潘重規師、鄭阿財師的本事，我也沒有學到半分，但總想著，我有些事情再怎麼也要完成的。

以往寫作論文，只注意資料的羅列齊整，如今轉向臺灣文學，更重視起識見的開展與鋪陳（所謂問題意識與論點發揮）。以白話文寫論文，要寫得引證有據，且有情有識有理，「言人之所不能言」，這挑戰對我來說，更勝於往昔的文言論文。寫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集刊」的關係，用意在於挑戰張愛玲影響論的觀點，不僅遍閱全套「三三」集刊及其成員作品，找資料甚至找到《神州文集》、《青年中國》雜誌與胡蘭成所有著作上頭；論顏元叔、吳魯芹或趙滋蕃，都得不分文類的找到他們全部作品，在三十餘年前的故紙堆中篩選資料與時人評論；迫不及待的在陳玉慧剛發表家史小說《海神家族》時，第一個寫了她的臺灣意識轉向；追陳芳明資料，直追到將全套海外《美麗島雜誌》全部影印下來。

數年來，我的研究以臺灣當代散文為主軸，未來的目標是完成五十位當代男性散文家的評論，以與稍早的《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·評論篇》、《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》呼應，進而開始著手第一部兼具多元視野與本地觀點的《臺灣當代散文史》。可以預期的，圍繞著這樣的主題，仍有許多問題有待釐清，最好的論文總是還沒寫出的那篇，而我的好奇與努力同樣不會停止。這本論文集的出版，用以紀念一個我因之受益的老師（因百師），感謝費心指導過我的潘重規、鄭阿財老師。所有的學問與方法都相互取資，合而為用，偶爾有人說我文筆還不太離譜時，我總想，那真是一言難盡。

——張瑞芬識於二〇〇七年三月台中逢甲大學中文系



# 目次

自序.....	i
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.....	1
鏡象與心影的對話 ——論陳芳明抒情散文.....	85
國族·家族·女性 ——陳玉慧、施叔青、鍾文音近期文本中的國族／家族寓意....	123
趙滋蕃的文學創作及其時代意義.....	161
七〇年代顏元叔與吳魯芹的散文.....	211
文章發表出處.....	269





## 胡蘭成、朱天文與「三三」

我選擇離題，拖延結局，不斷的離題，繁衍出我們自己的時間，迴避一切一切，一切的盡頭。

——朱天文〈巫時〉<sup>1</sup>

### 前言：老靈魂？叛逃張愛玲？

二〇〇三年四月，距離巫女米亞在陽台上晾曬花草整整十三年，荒人那奢靡的實踐轉眼也成了九年前的舊事，<sup>2</sup>歷劫成毀的老靈魂這下成了可哀的恐龍伯母，與E人類滑板小子相遇在一棟桂樹盤踞的老屋門前。迷路的時間，彷彿為芳香所惑，滯留在桂花樹裏，忘記前行。一個滯留忘行的時間，使我們可以活在不斷變換的匿逃裏。「我不想要快」。「我選擇離題，拖延結局，不斷的離題，繁衍出我們自己的時間，迴避一切一切，一切的盡頭」，朱天文如是說。

---

<sup>1</sup> 朱天文，〈巫時〉，《聯合報》副刊，2003年4月17日。

<sup>2</sup> 朱天文，〈世紀末的華麗〉寫成於1990年4月18日。恰與新作〈巫時〉發表時間（4月17日）約同。《荒人手記》寫成於1994年2月23日。

作為「一種老去的聲音」，同列「老靈魂」代表的朱天文、朱天心姊妹，<sup>3</sup>在有人質疑老靈魂「假老」的同時，亦有人指其「返老還童」得可議。<sup>4</sup>尤其是朱天文，在王德威指其「反寫了胡蘭成學說，逐漸向張愛玲的世界靠攏」的同時，黃錦樹卻說「就在她原本彷彿離張愛玲最近（以華麗寫出了荒涼）的這裏，她卻最為遠離張愛玲」。<sup>5</sup>朱天文與張愛玲、胡蘭成文本中「千絲萬縷的對話關係」，到底是什麼？「張腔」與「胡說」，真的如眾人所引述那般，融合無間於「三三」此一時期的文本性格之中嗎？<sup>6</sup>

<sup>3</sup> 詹宏志，〈一種老去的聲音——讀朱天文的《世紀末的華麗》〉，收入朱天文《花憶前身》，台北：麥田，1996，及王德威〈老靈魂前世今生——朱天心的小說〉，收入朱天心，《古都》，台北：麥田，1997。

<sup>4</sup> 參見張讓，《剎那之眼》，台北：大田，2000，頁99-102，詳見下文討論，以及張志維，〈以同聲字鏈製造同性之戀——《荒人手記》的ㄇ、語術〉，《中外文學》25卷10期，1997年3月，頁176。張志維云：「在黃錦樹的論文中隱約可聽見「父語」優雅地重新操演出男尊女卑的異性戀性別位置，於是朱天文乃自動放棄她的男同志腹語，回復為正值青春期的少女神姬，朱天文這位現代巫女的「腹語術」年齡也在黃錦樹的「父語術」中返老還童。」

<sup>5</sup> 引自王德威，〈從《狂人日記》到《荒人手記》——論朱天文、兼及胡蘭成與張愛玲〉，與黃錦樹，〈神姬之舞——後四十回？（後）現代啟示錄？——論朱天文〉。二文俱收入朱天文《花憶前身》。

<sup>6</sup> 近年來研究朱天文、朱天心的論文，論及「三三」，多持「張腔胡調」說。自劉叔慧，《華麗的修行——朱天文的文學實踐》（淡江中研所碩士論文，1996）以降，吳雅慧，《朱天心小說的時空座標》（中興中研所碩士論文，2001）、徐正芬，《朱天文小說研究》（師大國研碩士論文，2002）、曾燕瑤，《朱天心小說研究》（清大中研所碩士論文，2002），大致與朱嘉雯、莊宜文所論相近，稱「三三諸人（包括朱家姊妹）的文學特質，實張胡「文學聯姻」的表現」，或稱「被封為張派的三三作家群，其實是胡、張、朱三人的混合體」（見莊宜文1998年碩士論文，頁174，及2003年3月朱西甯研討會，莊宜文〈朱西甯與胡蘭成、張愛玲的文學因緣〉，頁9）。

老靈魂到底是「假老」還是「裝小」？在對胡蘭成和張愛玲的依違之間，作者的情感與思維可疑的擺盪著。這個問題之所以必須釐清，一是他人的質疑，二是作者近年來的自我表達。這是了解「三三」、朱天文、朱天心文本時，極為重要，且不能再迴避的一個問題了。

朱天文、朱天心，果真是「張派作家」嗎？我們試看旅美二十載的女作家張讓說些什麼？在一本二〇〇〇年出版的散文集《剎那之眼》中，她在閱讀了朱天心的《古都》之後，發出了內心深處的質疑：「為什麼這些台灣中年作家都像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普魯斯特，乘的是倒馳的列車」？她說：

「之前我已經從朱天文《荒人手記》、《世紀末的華麗》，顏忠賢《老天使俱樂部》和林俊穎《焚燒創世紀》那裡，累積了反對的情緒。這些不到四十或才剛四十的「老靈魂」，老的是什麼？他們比他們的父母、比全人類的祖先還老，我不斷想。而我看到的不是老，而是幻滅之後的虛無、朽爛和自戀。」（張讓，《剎那之眼》P.99-102）

可怪的，不是「虛無、朽爛和自戀」或「世紀末灰燼」的質疑；可怪的是，「悚然動容」且「不以為然」的是張讓。眷村出身，與鍾曉陽同為好友，本名盧慧貞的她，第一本小說集《並不很久以前》即被指出明顯的「張派」風格。<sup>7</sup>甚且她自己也不諱言「早期散文〈寒盡之年〉、〈世事逐塵照眼明〉深受張愛玲冶艷、賣

<sup>7</sup> 參見施淑，〈家庭戰場——評張讓《並不很久以前》〉，收入《兩岸文學論集》，台北：新地，1997，呂正惠，〈新進作家印象記——評張讓小說「並不很久以前」〉，《文訊》，1988年8月。

弄的風格影響」，甚且說「她（張愛玲）大概是這一代創作者逃不出的魔障，文字太有魅力，簡直有毒。」<sup>8</sup>

朱天文、朱天心，果真是「張派作家」嗎？<sup>9</sup>為什麼說：「我竟是要不認識你了」的，竟是自己人呢？我們再看看作家的自我表述。公認受張愛玲影響的朱西甯與朱天文，近年來的心情告白，透露了什麼玄機？

對張愛玲「由愛生敬」，自始至終恭謹以「愛玲先生」名之的朱西甯，在一九九五年張愛玲辭世後，寫了一篇〈點撥與造就〉敬悼她。在這篇紀念文章中，值得玩味的是，朱西甯稱「是蘭成先生開啟她的情境與詩境」、「他的器識與胸襟，遠遠博大精深於愛玲先生」，不但為夫，且為其夫子，是胡點撥造就了張。在另一文〈金塔玉碑——敬悼張愛玲先生〉中，復引胡蘭成文句「鵲橋俯視，人世微波」，以及胡蘭成思想「（抗戰八年）征服與被征服都不曾發生」來說解張愛玲小說的境界。<sup>10</sup>這個「才情令人

<sup>8</sup> 見王開平，〈在知性高塔堆化石積木——訪作家張讓〉一文，《聯合報·讀書人》，1998年3月16日。張讓第一本散文集《當風吹過想像的平原》，台北：爾雅，1991，學張愛玲亦頗見痕跡，近年的散文，逐漸走出自我的風格，結合了哲思與手記體裁，發而為時間與空間的三部曲。學張派小說入手，近年來逐漸轉向散文，並走出自己風格的，另有李黎、鄭寶娟、戴文采，詳見筆者另篇論文〈張愛玲的散文系譜〉，《逢甲人文社會學報》第8期，2004年6月。

<sup>9</sup> 詳見王德威，〈從「海派」到「張派」——張愛玲小說的淵源與傳承〉，收入《如何現代，怎樣文學？》，台北：麥田，1998。〈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〉，《小說中國——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》，台北：麥田，1993；〈女作家的現代鬼話——從張愛玲到蘇偉貞〉，《眾聲喧嘩之後：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》，台北：遠流，1988；〈落地的麥子不死——張愛玲的文學影響力與張派作家的超越之路〉，《華麗與蒼涼——張愛玲紀念文集》，台北：皇冠，1995。

<sup>10</sup> 朱西甯，〈點撥與造就〉，載於《聯合文學》11卷12期，1995年10月。〈金塔玉碑——敬悼張愛玲先生〉，收入《華麗與蒼涼——張愛玲紀念文集》，

生妒」的人，<sup>11</sup>原先是朱西甯打算寫張愛玲傳記而「順便」見到的。我們只記得，朱西甯到底沒有寫張愛玲的傳記，而且，《三三集刊》時期「中國人」系列之後的朱西甯，直到最後一部力作《華太平家傳》，他對胡蘭成的思想仍多所因襲，拳拳服膺，甚至在小說的章節名目上，與胡蘭成的《今生今世》也還是相映成趣的。<sup>12</sup>

相對於朱西甯稱「胡蘭成點撥了張愛玲」，朱天文的表述，毋寧更加耐人尋味。一般而言，（甚至朱天文自己也承認）張愛玲對她早期創作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，這也是朱天文一再被歸入「張派」的原因。然而在一九九四年的一篇訪談〈如何與張愛玲劃清界限〉中，她提到有意識的想避開張愛玲的影響，有十年時間完全不看張愛玲的作品了。而她和朱天心走出陰影的方式不同，朱天心是毅然決然的斷裂，而她「比較像阿拉斯加的雪橇狗」，一點一點偏離正確方向，結果是一百八十度的偏離。<sup>13</sup>

一九九五年，張愛玲在美猝逝，一時悼念討論文章群集，朱天文此時竟是無言以應，自嘲「缺席也是一種悼念」。各式各樣談胡蘭成、張愛玲的文章，只使她「儘管詫笑，也隨它去」（按：此處朱天文引的是張愛玲的句子）。是什麼使她決定打破戒默，

---

台北：皇冠，1995。

<sup>11</sup> 朱西甯，〈一朝風月二十八年——記啟蒙我和提昇我的張愛玲先生〉，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，1971年5月31日，朱西甯記讀胡蘭成〈論張愛玲〉一文之後的感想。

<sup>12</sup> 見張瑞芬，〈以父之名——朱西甯《華太平家傳》評介〉，《聯合文學》211期，2002年5月。

<sup>13</sup> 〈如何與張愛玲劃清界限——朱天文談《張愛玲短篇小說集》〉，王之樵整理，《中國時報》，1994年7月17日。

以五萬字的篇幅，作〈花憶前身——記胡蘭成八書〉「來寫胡蘭成老師，跟三三」？不是邱妙津、也不是王德威或是劉亮雅、朱偉誠、紀大偉等人對《荒人手記》一書的解讀，<sup>14</sup>而唯獨是黃錦樹，一九九六年三月的〈神姬之舞——後四十回？（後）現代啟示錄？——論朱天文〉。這篇文章首度提出，《荒人手記》是對胡蘭成晚年〈女人論〉的一個回答，<sup>15</sup>朱天文一句「這使我感激」，幾乎說明了一切。

二〇〇〇年十月，在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的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」上，在一片懷念與推崇張愛玲的聲音中，朱天文獨獨公開宣稱「叛逃張愛玲」（如同朱西甯在《華麗與蒼涼——張愛玲紀念文集》中，獨排眾議，主張胡蘭成點撥了張愛玲一樣令人錯愕）。並且，朱天文惋惜胡蘭成至今生死成敗皆不分明，其人其事，幾可與李維史陀（Claude Lévi-Strauss）、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和薩依德（Edward W. Said）比並。她並且說「他留下給我們的最大資產，無或稍減，與日俱增」。<sup>16</sup>

<sup>14</sup> 朱天文，《荒人手記》，1994年11月出版，之後有劉亮雅〈擺盪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95年6月；朱偉誠，〈受困主流的同志荒人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95年8月；紀大偉，〈帶餓思潑辣——《荒人手記》的酷兒閱讀〉，《中外文學》，1995年8月；王德威，〈從〈狂人日記〉到《荒人手記》〉，詳註5，及邱妙津，〈中國傳統裡的烏托邦——論荒人手記中的「情色」與「色情」烏托邦〉，《聯合文學》，1995年9月。

<sup>15</sup> 黃錦樹此文，原載於《中外文學》24卷10期，1996.3月，收入朱天文《花憶前身》，及黃錦樹《謊言與真理的技藝——當代中文小說論集》，台北：麥田，2003。

<sup>16</sup> 朱天文，〈花憶前身——回憶張愛玲與胡蘭成〉，收入《再讀張愛玲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出版社，2002）。此文與〈花憶前身——記胡蘭成八書〉（《花憶前身》書前序文）不同，為朱天文2000年在香港嶺南大學「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」發表的另一篇文章。「花憶前身」原為胡的句子，

胡蘭成，果真只是個在歷史上無法歸檔，「附張愛玲之驥尾而留名」的「負心漢、浪蕩子」嗎？<sup>17</sup>至少在朱西甯、朱天文及「三三」諸人心中，事情並不如此簡單。他們或許比較願意相信黃錦樹這句話：「他畢生之文學、美學、思想實踐若擺入中國現代文學史，只怕不會沒有他的一席之地」。尤其是朱天文之於乃師胡蘭成，在眾謗聲中，其所謂「反逆」，<sup>18</sup>是「反胡蘭成婉轉清揚的部分，而有意往沈鬱頓挫那方面去努力」，<sup>19</sup>這看來並不是揮別的手勢。《荒人手記》的寫成，回應了胡蘭成晚年的〈女人論〉。朱天文在〈花憶前身〉中所謂對胡爺「悲願已了」，事實上在作此宣稱時，朱天文反而執念愈深。

若說朱天文為「張派」作家，何以張讓對她近期的作品陌生至此，無法理解老靈魂老為何來？何以〈花憶前身——記胡蘭成八書〉（1996）名為「來寫胡蘭成老師，及三三」，文中卻只及於胡蘭成，未及同輩友人（三三群士）？而張愛玲在這五萬字中，只落得過場與龍套的角色。按理而言，張愛玲才是朱天文根深柢固的「家學」，然而，〈花憶前身——回憶張愛玲與胡蘭成〉一文

---

朱天心亦有一文作〈花憶前身〉（《二十二歲之前》），以釋迦妙德女之事喻至情，遙指對胡的敬慕。

<sup>17</sup> 黃錦樹，〈世俗的救贖或超越之路：論張派作家胡蘭成〉，輔大第四屆文學與宗教國際會議，2001年11月。胡蘭成的生平紀事，可參考王怡，〈胡蘭成其人其事〉，《傳記文學》67:6，1995年12月。

<sup>18</sup> 見朱天文，〈花憶前身——記胡蘭成八書〉一文，「黃金盟誓之書」。文云：「當時我們絕不相信，並沒有太久，我們都或多或少反逆了胡老師，更叛別了三三」。

<sup>19</sup> 徐淑卿，〈祭胡蘭成——朱天文面對師承有所辯〉，《中國時報》，1996年10月3日。朱天文認為，胡蘭成學問上的艱苦自勵，多為其負心、賣國、風流妖媚標記所掩。



(2000)，在香港嶺南大學張愛玲研討會上，朱天文切切白白的所謂「前身」，指的竟是「當時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我」。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一年，胡蘭成與朱家結識，在隔鄰講學，返回日本，至去世，總共七年。「我後來的寫作生涯，整個的其實都在咀嚼、吞吐、反覆塗寫和利用這個，前身」。<sup>20</sup>朱天文如是說。

以朱天文作為「三三」的核心人物與指標，仔細尋繹其前後文本以及與胡蘭成的文本的對應關係時，讀者會突然驚覺，不止《荒人手記》中的神姬之舞是對胡蘭成〈女人論〉的一個回答，一九九六年〈花憶前身——記胡蘭成八書〉五萬字，其實就是對二十年前，一九七六年夏天胡蘭成《禪是一枝花》的致意，同時是《荒人手記》的注解；更驚人的是，朱天文二〇〇〇年於香港的「前身」表白，及同時開筆的《瓦解的時間》，冥冥之中如同向一九八一年（二十年前）逝世於日本的胡蘭成頷首致意。時間，彷彿「滯留在兩棵蔽天大桂樹裏」，二十年時光凝結在某一刻，未曾須臾遠離。

這就是朱天文近作〈巫時〉中所說的，選擇離題，拖延結局，迴避一切的盡頭嗎？

當時間丕變，空間換軌，瓦解的時間，亦即「急凍的瞬間」。<sup>21</sup>壞掉二十年的電鈴等於不存在，桂樹盤踞的老屋，花落如毯，亦正是二十年前多摩川上那生身之地。流水今日，明月前身，遇見

<sup>20</sup> 朱天文，〈花憶前身——回憶張愛玲與胡蘭成〉，詳見註16。在〈花憶前身——記胡蘭成八書〉，《花憶前身》（書前序文）曾表述此意一次。

<sup>21</sup> 1999年張殿於〈在時間中瓦解——訪小說家朱天文〉（《聯合報》，1994年月5日）一文中，朱天文表示打算以十萬字寫一長篇，暫訂名為《瓦解的時間》。「急凍的瞬間」取意自張讓散文集《急凍的瞬間》，台北：大田，2002。